

交響

蛻變，到如今我依然很難用清晰的言詞來形塑、描繪，然而我一直堅信著，成長會是一種體悟生命的能力。從幾何時，不再畏懼陽光的逝去，而開始眷戀黑夜；也許何曾，忘卻了世界的麻木，而因著雨斂雲收的晴朗潸然淚下，那記憶後深深埋藏的碎塊，我稱之為成長。

論及成長，我能輕輕闔眼，底心像是積滿灰塵的舊相冊，太多記憶與年華在世界匆忙的運轉中被自己揮霍，如海上忽然躍起的流光，轉瞬即逝。又幾時，我不經意地伸手，輕輕地抓住了某些充滿淚痕的印記，我沒有重現或改變的能力，但那些詩意的夜晚、清風徐徐的午後，我依然能夠宛轉憶起。

體制下的心靈往往拘謹，一個個十三歲的靈魂在教室中，攤開書本試圖透視外頭的世界。教育的規則嘗試公平，天賦與恩賜被教條拋之腦後，在有限的分數曲線之中劃分人群的優劣，用兩次公平的考試來決定學習成果的好壞。有時，我的表現足以被規則認可，在人群中顯得獨一無二；有時，敗者的烙印被用力按上，外人看著不覺心疼，但背後印字的苦，往往難以忘卻。在紅字與白紙間載沉載浮在過去的時間中被我稱為生活，補習班的燈火刺眼明亮，而在其中的身軀只顯得格外憔悴，擁擠的座位好像稿紙，希望學生如工整的文字般印刷其中，而我很有可能是意外之筆，又或者是，粗心的錯字。

求學與體制內的挫敗感，主宰著我過去的生活，學習的過程與重擔低沉、單一旦不斷延續，是樂團中的巴松管，默默撐起樂曲的行進。

生活的動力，來自於我如何再次地愛上這個殘破不堪的世界，我無法下定論是從何而來。可能，是她開朗的笑容在烏雲底下輕輕勾勒光明的模樣，熱情可以感染眾人，笑聲從走廊的那頭傳來，充滿生氣的氛圍將空氣漆上五彩的色調，不知道幾個日夜，我漸漸明白開朗可以改變看世界的角度，也能夠捎來幸運的書信。也許，是他仔細收藏的秘密，那些我們不曾對外人訴說念想，在我們的話語中顯得格外稀鬆平常，我開始愛上分享。我喜歡交朋友，他們為我睜開另一隻眼，霎時間，灰白的世界變得五彩斑斕，我想念一起談話的星空，好似耀眼的流星就墜落在我們指尖，更思念著曾一起踏足校園角落的時空，彷彿一花一木都因著他們變得與眾不同。

摯友拉上我，使我看見他鄉的風景，像是宏亮的小喇叭，為樂曲帶來生機與活力。

她的故事在我心中書寫無數次，如今依舊無法讓思念更加自由地散射。喜歡，是一種抽象的思緒，它能夠在生活之中自由穿梭，一次次地勾勒幸福的形貌，像是湖心

的漣漪，輕柔起伏卻擴散無邊。我喜歡跟她一同雕塑記憶的時光，座位左右，有時的打鬧嬉戲、有時的無聲陪伴，漸漸拉近彼此的距離，夏天的輕風吹進安靜的教室卻吹醒了睡不著覺的彼此，四目相對的距離只有手掌的寬度，能夠緊扣，當時的我自私地想著。爭吵的理由我早就拋在腦後，我只記得某些下雨的夜晚，斗大雨滴中的爭吵與決裂仍歷歷在目，放下情感對於年少的我們來說也許都不容易，又或者對我來說是的，偶爾看見你的消息，我終於能夠會心一笑，對我來說她永遠不是外人，只是我常常忘記，如今只存於腦海。

愛情，在我的生命中不夠飽滿充盈，卻像是輕輕吹響的長笛，優雅的旋律曼妙點綴，卻又帶有一絲漂泊之色。

我家有著一排長長的書櫃，對年幼的我來說那便像是城牆，我能向其索取，而書本與對世界的好奇，是職業同為教師的父母所賜予。也許，父母對於我的關愛更多時候以監督的姿態展現，幼時父親的嚴厲早就烙印腦海，長大後母親的期待為我多加上了些許不容放縱的責任，縱使如此，我依然感謝那些或吵或罵的夜，無形之間，悄悄將所塑造成如今的自己，我能夠感受字句帶給我的力量，能夠在自由的時間裡尋找自己喜愛的模樣。年長五歲的長兄相較我來木訥許多，但我喜歡去聽、去想他所分享的故事，從他的語言中遨遊遠方，觸及那些予我從未有過關聯的事物，他對我而言，或許更像師長。

家庭是我離不開的根基，有時畏懼、有時滋養，好似穩重飽滿的上低音號，為樂曲帶來穩重的音符，與旋律相輔相成。

我喜歡獨自一人，輕輕踏步平整的街道，腦中的思緒能夠隨著輕風翱翔，在安靜的氛圍中沉浮，我愛用感性的思想去檢視世界，我能夠清晰地訴說或是感受歲著潮流而來的情緒，我喜歡擁有感知的生命，去觸碰發酵喜悅的歡愉，深深地為之著迷；去硬生生接下痛苦的源頭，撕心裂肺地痛哭，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我愛世界的方式，而在其中，一滴淚、一顰笑都是成長的皈依。成長為自己的形貌，自由地去愛、去厭、去擁，用我的方式展現眼眸中的景色，磅礴與平靜都不再是優劣的標準，因為是我所活，是我所現。

不被拘束的心靈讓我有感受世界的能力，這讓無數平凡都成為冒險，它是細緻的雙簧管，綿長細緻，卻有些孤芳自賞。

音色交錯，我如今終於能夠形塑何謂成長，成長就是豐富記憶所組成的樂章，深深去感受並無心之下的保存，讓這首樂曲獨一無二，一次次地反覆聆聽，深深地為之著迷，又或者是摘下耳機的午夜，把回憶再次塵封，可能的未來，我依舊為其動容不已。